

西部小说系列
字海

雪漠
著



西夏的苍狼

上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雪漠
著



西夏的苍狼^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夏的苍狼 / 雪漠著.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5

ISBN 978-7-5202-0048-6

I. ①西… II. ①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6921号

出版人 刘国辉

责任编辑 李默耘 程 园

责任印制 魏 婷

装帧设计 **U-BOOK**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 编 100037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电 话 010-88390603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426 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月亮潭	5
第二章 紫晓	24	第三章 樟木头的大杂院	39
第四章 父亲的背影	56	第五章 热闹的小院	69
第六章 姐婆的娑萨朗	77	第七章 黑将军	92
第八章 巨大的沼泽	104	第九章 奶格玛	113
第十章 柳莺的爱情	123	第十一章 光明大手印	132
第十二章 盗墓贼	139	第十三章 紫晓的心灵震撼	154
第十四章 紫晓的泪	160	第十五章 黑喇嘛	165
第十六章 黑寡子	188	第十七章 黑歌手	201
第十八章 寻找黑歌手	207	第十九章 错位	217

目 录

第二十章 油把佬	228	第二十一章 永恒	245
第二十二章 寻找娑萨朗	251	第二十三章 紫晓的心	264
第二十四章 秘境的歌手	275	第二十五章 泣血的吟咏	294
第二十六章 天大的墓碑	311	第二十七章 白轻衣的故事	323
第二十八章 尾声或是开始	351		
谈超越和永恒（代后记）			359
附录：众说纷纭话雪漠			375
灵魂的寻觅（《西夏的苍狼》番外篇）			455

引 子

我想告诉你一段传奇，它跟历史上著名的黑水国有关。

那黑水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有阳刚气的所在。

我讲的这故事发生时，距黑水国兴盛的那时，至少有千年了。千年间，世事纷纷扰扰，人流熙熙攘攘，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黑水国跟人类一样，总显得那么孤独。那时的日头爷仍照着人类，但肯定已老了千年。那山川，那河流，那世上的一切，都在瞬息万变着。我们再也找不到当初的它们。我们找不到过去，我们留不住当下，我们抓不住将来。岁月的流水奔流不息，冲刷着一切。一切都永远地走样了。

不过，在我的故事里，却有一种不曾走样的东西。

在我的故事里，有一个歌手，一个女人，一条狗。那歌手，一直在寻找娑萨朗。那是他歌中的净土。就是说，那歌手，是一个寻找自己歌声的人。那女人，却在寻找一条狗。那两种寻找，在某一天相遇了，便撞击出一段生命的传奇。

那狗的名字，叫苍狼。它的祖先，是远古的一种獒，属于祁连山系。

苍狼是西部许多部落的图腾，笔者的祖先便自称是苍狼的子孙。多年之前，我们村的家府祠里，供着一面类似唐卡的旗子，上面绣的，便是苍狼。那苍狼的模样不像狼，倒像我们家乡称之为“狮子狗”的那种，嘴头厚，裙

毛长，背宽如马，似能骑人。要不是有那两个怪模怪样的字样——某学者说它们是西夏文的“苍狼”——的提醒，谁也不会将这动物称为苍狼。那旗子，据说可能是西夏军队的战旗，某年出土于西夏的岩窟，被村里人弄来供了。

据某学者考证，这苍狼，学名应该叫“苍貌”。他说许多流行于西部文献中的“苍狼”，其实不是狼，而是西部独有的一种猛犬。其重要证据是，西部出土的文物中，发现那些以“苍狼”为图腾的部落，旗子上画的，却是狗。他说，狗和狼在外相上的重要区别，就是狼总是夹着尾巴，而狗的尾巴老是像旗子般招摇。

家府祠旗子上的苍狼尾巴，便是直矗的。再后来，笔者又在一幅西夏岩画中发现了高矗着尾巴的苍狼。

在西部的传说里，狼是土地爷的狗，意思是土地的守护神。那学者称，以此因缘，西夏人便将他们独有的猛犬当成了土地的守护神，冠名为“狼”，以示尊崇。

据说，无论在匈奴时，还是西夏时，那些曾雄视中原的西部汉子都将苍狼当成了重要的武器。一本流传于凉州的笔记小说记载了当时的宋朝人见到猛扑而来的苍狼的情景。文字的意思是，当他们见到那席卷而来的黑云般的苍狼时，觉得它像降临的黑夜一样不可阻挡。

见到那名为“苍狼”的猛犬时，大宋的战马都会屁滚尿流，仿佛见到了老虎，逃且不能，想打仗，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时西夏的胜利，跟苍狼有极大的关系。

苍狼者，神犬也。大夏人赞曰：“天地之性最贵者也。”

相传，大唐王朝虽雄视天下，唯独对吐蕃束手无策。在某次大战中，连那个名扬天下的薛仁贵竟然也全军覆没了。后来，吐蕃占领凉州——那时叫六谷部——的时候，将许多缴获的西夏苍狼带回了吐蕃，与当地藏狗混杂，衍化为后来的藏獒。但纯种的苍狼，仍在与世隔绝的祁连山里留下了一线血脉。

我们将那保留了纯种苍狼的所在叫老山。笔者小说《西夏咒》中，主人公雪羽儿跟琼逃往并双修的所在，便是老山。那“老”字，含义极深，它

有着化石的神韵。笔者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曾背个黄包——便是佛教徒们常背的那种，我背了，以示苦行。可见那时，我还是很在乎名相的——沿着祁连，深入到老山深处。笔者看到了别处看不到的风景。除了人，除了物，我还看到了苍狼。那所在，每个寻常的人家，都拴着一条硕大的猛犬，我爹称之为老山狗。笔者在长篇小说《猎原》中，就写过老山狗，专家称那是《猎原》中最传神的内容。一位识货的朋友说，那老山人家，每家的门口，都拴着几十万美元。

我的青春，有很长时间，就是在老山里度过的。我一直走到后来躲进了一间黑屋为止，在十多年时间里，我除了在黑屋里禅修外，便是进沙漠和老山了。一天，一位朋友给我拍了张照片，那是我行走途中留下的唯一照片。后来，一个女孩一见它，就哭了。她从那照片的寂静之中，品出了我的孤独。后来，我将这一段生命经历写成了《西夏咒》。本书的许多内容，也得益于老山对我的启迪。

那些隐居在老山深处的歌手和苍狼，跟我有着相同的孤独。他们不知道那是孤独。他们甚至不知道“孤独”一词。我老说，那些老是叫嚷“孤独”者，其实并不孤独，他们只有欲望得不到满足时的失落。真正的孤独者在老山里。他们和祖先在老山深处孤独了千年。千年间，没人知道他们。直到我的这支笔将他们写出来时，他们依然孤独着。后来，我在法兰西学院演讲时，将他们的这种孤独公诸于世，法国人很感兴趣。他们当然没想到，在他们眼中可以忽略不计的所在，却有着一种无与伦比的人文风景。

那是一种大孤独。真正的大孤独是没有孤独名相的。他们的所有孤独，都化成了《西夏咒》中琼们想实现的“超越”，也化成了本书中黑歌手的“寻觅”。真正的孤独是一种灵魂的寻觅。不过，这“寻觅”，还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自省，二是向往。

我也一直在寻觅。许多研究我的学者，认为书中的主人公其实是我自己。是的。也许是这样。但不仅仅是这样。《西夏咒》中的琼和本书中的黑歌手其实属于另外的生命本体。他们老是跟我对话。他们不是我。虽然他们

的气味老是熏染我，时不时就跟我串味，但他们属于他们自己。

同样，那苍狼亦然。我的生命中老是出现它们的影子。在童年里，我老是跟老山狗玩耍。那时，家中就有老山狗，它大若牛犊，裙毛垂地，赛过黑缎。其声如雷，却老是沉默着摇尾巴。它用此方式时时向人类表示着它的友爱。一天，某亲戚来到我家，它照样摇尾欢迎。亲戚在跟它的玩耍中扎住了它的嘴，然后，用利刀狠劲抹它的脖子。它的血流了一院子。亲戚乐滋滋剥皮，剁肉，烧煮。它的肉头很厚，很像羊肉。那时，我家很穷，我老是挨饿。但我没有吃那肉，爹妈也没有吃。它的肉都叫亲戚吃了。后来，因为这个缘故，我发现“亲戚”是个很丑陋的词。

爹也管那狗叫苍狼。这苍狼，跟故事中的苍狼属于同一个种类。一些文人于是将我的家乡称为苍狼大地。他们写了许多文章，但都跑调了。他们并不知道，老祖宗所说的苍狼，其实是一种狗，并不是狼。

本故事中的苍狼也来自那老山深处。

这苍狼，跟历史上有名的黑水国有着极深的因缘。

黑水国黑将军的故事，是西部历史上很炫目的一团亮光。据说此人修证极高，有大定力，其英魂千年不散，一直眷顾着西部。只是其精魂的载体，必须借助苍狼之助，才能生起大力。本书讲的，就是黑将军及其后裔与苍狼的因缘。那苍狼，是藏獒的祖先，它来自远古，兴于西夏，王气十足，神勇无比。据说，那西夏苍狼扑向大宋士兵时，像降临的黑夜一样不可阻挡。

我故事里的女人叫紫晓。她是一个广东东莞的客家女子。在某个很偶然的机缘里，她跟我相遇了，并进入了我的小说。

本书中有一个歌手，一个女子。那歌手，一直在寻找他歌中的永恒。那女子，却在寻找苍狼。这两种寻找，在某一天相遇了。于是，西部历史和岭南文化，便撞击出生命的传奇。……黑喇嘛城堡山的神秘、黑寡子遭雷殛的魔幻、黑歌手寻觅后的超逸、东莞大杂院的世相百态，在本书中皆有精彩展现。书中描写的秘境，更是神奇难测，充满象征，魅力无穷，令人神往。

据说，那女子得到的，便是一条真正的苍狼。

第一章 月亮潭

1

紫晓认为，苍狼一直躲在那座祁连山深处的褶皱处，等待着她的到来。她认为那是她的命运之约。当然，她根本没想到，伴随那苍狼出现的，会是一个人称黑歌手的人。在流传于西部的传说中，黑歌手是黑将军英魂的载体之一。

西部文化中有许多跟现代科学相悖的内容。前边所说的英魂载体，便是其中之一。那英魂，要是换一个词，人们也许就会理解了：精神。事实上，“英魂”真的是“精神”的另一种称谓。西部文化认为，人类虽然一茬一茬地换着面孔，但其中定然有一种换不了的东西，这便是精神。这跟我们老说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含义相若，而表述不一。在西部文化中，人格是能以一种我们称之为精神的力量传承的。事实上，所有的文化传承，其本质也是文化精神。孔子死后，对儒家文化，虽然各代的表述不一，名相也有差异，但其精神，却定然有相通的一面。

本书中的黑歌手，据说就是黑水国黑将军的一个精神载体。若将那精神喻为水，这歌手便是水的另一个杯子。

紫晓跟苍狼相遇在西部的某个月夜里。跟她一起去的，还有常昊。常昊是紫晓的老公。那时，紫晓还认为她和常昊是有爱情的。那时，她还不懂

爱情。她将常昊对她强烈的控制欲当成了爱情。常昊凭借手机，将他的控制欲织成了网，无论紫晓走到哪儿，那网随时会罩了来。紫晓于是有了一种错觉，觉得常昊爱她爱到了离不开的程度。她对此感动了好几年。

在没有体验到真正的爱情时，许多女人都会将异性间的相吸当成爱情。只有在遇到黑歌手之后，对方那沙尘暴一样的气势将她裹挟而去时，她才发现，相对于她跟黑歌手那劫火般的大爱，她跟常昊的那点感觉，只不过是一点游弋于夜空中的萤火而已。

紫晓到西部参拜那个神秘的月亮潭时，时令已到五月。这时的东莞，天气已经很热了。而在祁连山里，却仍觉寒风如刀。幸好她备了羽绒服，装备了只有在冬天才用得着的行头之后，她和常昊才走出农家小院，踏上了通往月亮潭的小路。

紫晓爱修瑜伽，她最崇拜一个叫奶格玛的瑜伽大师。奶格玛出生在克什米尔地区，此地的领土现在大部分由印度控制，小部分归属巴基斯坦。其主权问题，至今争论不休。由于印巴两国都拥有核武器，这一领土的争端最具危险性。上世纪，印巴两国为了争夺克什米尔已爆发过三场战争。要是哪一天，某个掌握了核按钮的疯子一犯病，那核火便会四下里舔了去。在流传于瑜伽行中的传说，核武器是恶魔的一种，降伏它，最好的方法便是修光明大手印瑜伽。因为此瑜伽的修证目的，便是证得无缘大慈和同体大悲。那大爱之力，便是伏魔之能。这种说法，跟儒家的“仁者无敌”很相似。但这世界观只有在方法论的支持下，才会具有真正的操作性。

按大手印瑜伽理论的说法，单纯的理论是很难改善行为的。因为许多时候，人大多能知道是非，但问题是身体不一定听你的话。比如，许多人虽知道吸烟的害处，但他们偏偏戒不了烟。原因很简单：身体不听话。所以，瑜伽学认为，单纯在理论上的明白是不够的，还必须让身体也听你的话。他们认为，人的许多烦恼，缘于身体上脉结的纠结。这跟中医的“疼则不通”很相似。后来，科学发现，人在生气时，血液中定然有一种促使他生气的分泌物；还发现，许多有暴力倾向的杀人犯，他们的某个染色体定然有缺陷。

那个叫奶格玛的瑜伽大师，就传承了许多既能修身、又能修心的方法。只要如法训练，就可能实现基因突变，进而超越自己。千年之后，美国科学家真的发现，按一种特殊的方式训练，可以激活人的某个基因。这基因人人本具，不假外求，但一直处于休眠状态。通过特殊训练，激活该基因后，它就会像太阳那样一直照耀它依附的生命本体，使它健康、快乐、幸福和长寿。这一发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修身之说提供了科学依据。

虽然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至今难定，但瑜伽行习惯上称奶格玛为印度人，因为在人们眼中，印度是个神圣的国度。毕竟，那儿诞生过释迦牟尼那样的圣者——但其实，释迦牟尼出生在今天的尼泊尔。

诸多的瑜伽行者坚信，奶格玛是金刚亥母的化身，金刚亥母是瑜伽修炼最重要的图腾，其体性便是瑜伽的至高境界——光明大手印。相传，月亮潭便是由金刚亥母的眼泪化现的，其中融入了无数得到大成就的瑜伽师们证悟的灵魂。流传了千年的说法是，你只要在明月之夜，跟自己相爱的人于子夜时分在月亮潭旁发愿，你们的所有愿望都会在成就者愿力的相助下达成。在瑜伽的话语体系里，月亮代表慈悲，太阳代表智慧，莲花代表清净无染。

上面的那种说法，记录在一部叫《空行母应化因缘》的丛书里。这是从西夏的岩窟中发现的秘藏之一，笔者在长篇小说《西夏咒》中，曾写过此事。《空行母应化因缘》讲了许多女瑜伽成就师的故事，《西夏咒》中的飞贼雪羽儿是其中之一。

《奶格玛秘传》也来自《空行母应化因缘》。这世上，读过这部书稿的，不会超过十人。紫晓的老师——她更愿意叫他上师，即引领她向上的老师——是其中之一。因为这书稿是用西夏文写成的。在某个农历二十五，紫晓向她的老师供养了一个金曼扎。老师说，去吧，去找祁连山老山深处的香匈寺，寺西面十里处有个月亮潭。按老祖宗的传说，有缘的人，就会在那月亮潭中看到一片净土，那是瑜伽行者们向往了千百年的净土，史书上叫娑萨朗。后来，它甚至成为流传于西部诸地的一个美丽传说。要是你的心足够纯净和虔诚的话，你还可以在明镜般的水中见到来自那净土的女子。她身着白

衣，人称“白空行母”，她们是大手印瑜伽的护法女神。据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白衣女子，无论其服饰如何变异，人们都称其为“白空行母”。以其衣襟掠风，飘然出尘，有人也称之为“白轻衣”。敦煌莫高窟的许多壁画中，就有这种轻衣女子的形象，衣带当风，飘然于空中，人称“飞天”。

紫晓很喜欢“白轻衣”这个称谓。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同学们就叫她“白轻衣”，那是她常用的一个网名。奇怪的是，后来，每当她遇到困难的时候，梦中都会出现一个自称“白轻衣”的女子，来指点她。问老师，他先是神秘地笑了，却又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后来，紫晓真的遇到了一个叫白轻衣的女子。她是在被人们称之为净相的状态下见到白轻衣的。二人还进行过一次灵魂的对话。那时，白轻衣还有一段十分精彩的灵魂述说，讲述了她的某次生命传奇。它在本书的后面部分，是本书最精彩的内容。

流传于瑜伽行的说法称，白轻衣属于世间空行母，她们类似于西方传说中的精灵，是比人类更伟大的一种存在。某些经典中称之为非人，瑜伽经典中称为空行母，老祖宗称之为母夜叉。当那些母夜叉皈依了真理或发愿护法时，便升华为我们所说的空行母。空行母有两种：没证悟空性者，被称为世间空行母。证悟了空性者，便是出世间空行母。按某些科学家的说法，她们也许是一种功能性存在，属于暗物质或暗能量。科学家认为，在宇宙中，我们看到的物质只占4%，暗物质和暗能量占96%，它们至今仍是科学的未解之谜。

在民俗学家眼中，空行母是人类母系氏族崇拜的产物。瑜伽行者认为，自己得到的所有宇宙和大自然中的能量，都源于空行母的加持。那所谓的加持，你可以这样理解：它是你跟另一种伟大存在的心灵频率达到共振后，得到的一种外力磁化。

老师用一种形象的比喻，向紫晓解释了何为加持：那伟大存在宛如电脑，你便是U盘，你对它的信心是数据线。我们所说的加持，便是电脑向U盘传递的智慧数据。明白了吧？上师说，相应后得到的加持，是证得光明大

手印的重要方式。

老师还说，在月圆之夜的子夜时分，当天上的月亮映入月亮潭的波心时，你要是跟你相爱的人一起在潭边发愿，你的所有愿望都会在今生达成。这种现象，被国外学者称为“吸引力定律”，意思是当你有了某种愿望时，就会吸引来跟愿望相应的那种东西，比如幸福的心态会吸引幸福，富足的心态会引来富足，等等。据说，这是所有大师成功的秘密。

不过，紫晓的老师却认为，不是每一种愿望都有达成的可能，比如那些老想发财的“想钱疯”，想了一辈子钱，却可能仍是穷困潦倒；比如，那些小公务员想了一辈子升官发财，那官帽却连影儿也不一定有；再比如，那些买了一辈子彩票的人，却不一定都能中奖。

老师认为，愿望的达成，必须借助传承内某种神秘力量的加持。只有在相同的心灵频率和能量的帮助中——瑜伽行称之为“相应”，意思是和宇宙精神达成共振——愿望的达成才成为可能。换句话说，一个合格的灯泡，只有在进入适宜的供电系统，并得到了适宜的电流时，才会发光。灯泡、电路和电流三者缺一时，那灯泡的光明是不会出现的。

老师说，我在十三岁那年，在香沟寺生活过六个月，我常去那个月亮潭里背水喝。虽然没跟心爱的人一起在那儿发过愿，但我单个儿的祈请后来都应验了。那年，老师已经是瑜伽界的大师级人物，名满天下。他已成为瑜伽标准的制定者，就是说，无论你经过了怎样的修炼，要是得不到他的印证，瑜伽界就不会认可你。他写了《光明大手印·实修心髓》，制定了《大手印瑜伽次第表》，系统阐述了从凡夫到证悟者的十三个次第，被国际学术界认为是大手印瑜伽国际化的重要标志，是传统瑜伽与时俱进的产物。紫晓说即使你修成了孙悟空，老师却有着如来佛的手掌，无论你咋翻跟头，你还是在他的手掌中打转转。明白了吧？

于是，紫晓就来了。

后来，经历了生活中巨大的变故之后，她常常会想起老师说过的话。她想，也许，她命运中的巨大变故，就缘于在月亮潭边的发愿。

在日记中，紫晓记载了那次香甸寺之行：

月亮潭位于香甸寺旁的老山深处。此寺建于千年之前，由香巴噶举开派祖师琼波浪觉创立。初建时历时三年，建筑宏伟，寺院宽敞，能容纳三万多僧众。在千年岁月的冲刷和摧毁下，现仅存一座经堂几间僧舍。

那时天还未亮，高原的早晨寒冷而清新，空气如圣洁的雪水，沁人肺腑。东方逐渐翻滚出红云，像是喇嘛僧袍的颜色，瑰丽而神奇。

一路上景色如画，风声如歌。车窗外时而晴朗无云，时而雷声滚滚，时而阴雨绵绵，时而彩虹当空，处处展示着高原的神奇。不经意间，数小时的车程便仿佛一闪而过了。

香甸寺周围群山连绵不断，这些山既壮美又清秀，气势不凡，自然之中蕴含着古朴。寺旁有条大河奔腾而过，河水很是清冽。千年之前，琼波浪觉大师就是在此处开始传递香巴噶举的智慧之火，从此世上无数的心灵得到了清凉，无数的灵魂得到了自由，无数的生命得到了太阳般的智慧。

我静静地伫立在寺前，默默地感受着大师的气息，并由衷地敬畏这片神圣的土地，还有这片土地上曾存在过的伟大的灵魂。那个瞬间，在冥冥之中，我仿佛看到了佛陀圣明的微笑。

千年之前，智慧的火把在这里开始传递。千年之后，我承载着智慧之火重新踏上这片土地，我相信，不久的将来，那智慧之火就会燃遍世界。

推开古旧的木门，我来到了经堂。经堂上陈列着历代上师的法像，法像上有他们亘古不变的微笑。酥油灯在法像下轻轻地摇曳，

更显得宁静安详。我点了一盏酥油灯，共同发愿弘扬香巴噶举，让更多的人从大手印瑜伽的智慧中得到清凉。

供台的右边有一块神圣的石头，石头上是琼波浪觉十三岁时的脚印。脚印深深地陷入石头里，呈现出黑红色。我顶礼了这个脚印，并把这个脚印刻进心里。我希望能循着这位大师的足迹，走出更远的路。

3

在另一篇日记中，紫晓重点描述了她的另一种感受：

初到西部，最初让我感到惊奇的，便是那美轮美奂的景色。也许是由于远离都市的喧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大自然神奇而美丽的画幅。那山，似从天际勾勒到自己的脚下，如此蜿蜒曲折，起伏不定。我到西部那天，更显得无与伦比。当你眨眼之际，它便把你脚下的“肌肤”分隔为阴阳两半，呈现出那种流传千古的神奇。当每一个拥有灵魂的鲜活生命置身于这片沃土时，都会有超然于九霄云外的清凉。

一路上，我寻找着向往了许久的圣地，但呈现在眼前的，是山坡上那星星点点的牛羊。渴盼中，我耐心等待着，等待着那片神秘的净土。

时过不久，远处山路的一侧隐约映出几座宏伟的宝塔，与天地相隔的山头交会成一幅历史遗留的画卷。再近些，便是坐落在山腰处的殿宇，似透出一种古朴气息。骤然间，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涌上心头。

第一夜，我们住在寺管会主任家。说是家，其实也就是几间房子围几道墙罢了。但这已经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临行之前，我总认

为这儿的寺院跟东莞的一样。但此时，才发现，他们有着各自独立的院落。

我们居住的房子占着一块风水宝地，像一座隐蔽的藏宝阁坐落于大殿一旁。一缕木门特有的响声打破宁静之后，我带着一种探索的心绪慢悠悠踏进小院。那沉浸在寂静中的院落并不大，房屋却显得很独特，古典式木制结构，古色古香，把我的心带入另一个更为广阔的遐想空间。进了屋，我坐在条形的木椅上，静静地品味另一种气息。许久，便忘了自己。隔着那扇透明的窗，我愣愣地望着外面……天，依旧纯净，依旧透彻，只是在不经意间，会有一只飞鸟悠然划过，在湛蓝的天空中，留下稍纵即逝的生命印记。当我再次回过神时，那所有的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化为记忆里远去的幻影。

夜间，整个宇宙都显得很静，时不时会听到僧众的诵经声，给这座古老的庙宇增添了几分神韵。此夜正是月圆之夜，那月光也作美，添加了一抹特有的韵味。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奶格玛殿。最惹眼的，是那有序排列的经轮。每日清晨，都会有很多人来转经。他们净了心，一边走，一边转那经轮，一边默诵“奶格玛千诺”。据说，谁只要有足够的信心，并在行为上时时自省和向往的话，临终时都会到达娑萨朗。在大手印经典的记载中，那是一片永恒的净土。香甸寺的许多僧人临终时都看到奶格玛来迎接他们。

奶格玛殿的规模不是最大，但由于占领了寺院的制高点，便显得很醒目。每日清晨，它都能和大美的红日隔山相望。大殿内还供有红白空行母像等，均由紫铜镏金所造。

相传很久以前，每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奶格玛殿内总会传出彻夜的脚步声。说是奶格玛曾发大愿，只要虔诚念诵“奶格玛千诺”者，她都会循声救苦，无不应其所求。于是，每天夜里，奶格